

由

拳

集

由拳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讓柴仲初

與李之文

與楊伯翌二首

與賀伯闇

與余君房

與田叔

與沈長孺

與馮開之小牘八條

上座主啓

與沈君典諸子

與孫太史諸君

與張長公諸君

與沈君典三首

由拳集卷之十三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讓柴仲初

語有之士有爭友則身不失令名今者僕將開口
前數足下以罪願足下少聽之僕鄙人也天性拙
劣其於人禮數益未嘗數數然也然不敢以此事
足下矣區區願為足下忠臣願足下少聽之晉魏
文侯與左右飲酒樂而天雨願業已與虞人期即

飲酒樂即天雨文侯無為爽也晉文公業與原人
有期即失信得原文公弗為也夫季布所以有殼
梁楚間者豈非以其不侵然諾為名高哉故信者
士之質也行之寶也自國君至匹夫弗可易矣僕
始謂足下信人也乃今知足下非信人也始足下
與僕期訪僕山中僕甚遲足下每晨起輒戒閤人
掃門庖人治具館人設榻皆時謂足下且來乃一
期不來則為再期而三而四五僕常坐齋中聽戶
外履殼則謂足下來矣而足下竟不果來僕所居

山中誠落莫矣。邈空谷者聞跫然之音，輒喜斯恒物之大情也。矧僕與足下交遊中，號稱相知者哉。僕交諸大夫士，石爰不少矣。顧獸拳拳足下若斯，斯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豈何如者。丈夫處心，有如白日，如其一諾，即萬鍾若失，千金可捐，輕泰山為一擲，等六尺猶秋毫，指幽閨於廣遠，揭冥冥於白晝，弗可改也。是以聶政抉面於嚴仲，荆卿湛族於燕丹，延陵挂劍於丘墓，伍相投金於瀨水，豈非貞士之楷模，匹夫之耿介乎。以此徵於足下，足下

何居足下訪豸山中相去三十里耳計暫往而返
腹猶果然者非有跋履山川之勞也替人繞一想
思千里命駕此其視足下何如哉足下即不憚玉
趾無為空約不者何辱命焉而徒令僕朝夕引領
西望是足下以此弄僕也僕即何介於足下哉僕
日閉門下鍵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北面古帝
王讀六籍語孟則執弟子禮孔孟覽左國則折節
正明三披史記漢書則長揖太史其他諸子僕日
與之晤对一堂劇譚千載僕即坐窟山中未大落

莫也足下何為換城市傲我翼子居大江以壯僕
十至足下之門足下乃一再渡江是足下徒能坐
邀國士取公三十里而遙即裹馬退不敢前尚奚
論千里命駕哉僕自擁篲役海上諸君有辱投刺
先叩僕之門者有往而見答者有徒空言脩殷勤
而竟不一造其廬者僕於諸君固不數數然也乃
僕於人則又大異有見則喜不見則悄然以悲有
見則喜不見則不悲有無見亦無不見亦無喜
亦無悲此其大較也以此徵足下則其所謂拳、

足下者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宜何如者。足下嘗
試思之。汗藪藪下矣。葉元升於僕猶足下也。疇昔
之約。元升寔與焉。幸為我寄聲。僕無狀不能佞足
下。刺刺盡所欲言。幸足下恕我。

與李之文

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佞處鄉邦。走江海交
天下士多矣。大都市道紛如石交零落。浮雲蒼狗
惝恍難憑。豈惟小夫曲士。即號稱一代碩人君子
始以才名取人。推轂見賞。乃不勉之以就萬世之

業而後以富貴相期。或外為相知，內存觀望。或始
雇剪拂，已改初心。不佞疇嘗虛名稍稍起，彼都人
如謂馭騶千里，無留行矣。多樂與不佞交往，往懷
刺及門，執贄求見，倒屣以迎。王粲虛左而迎侯生，
此時眈眈生光，采一言僭羽翼，誰不為不佞鮑子
哉。不佞亦感息銜，遇折節委心，羨貫白虹氣于天。
印思湛族以報燕丹，斬衣以酬智氏，豈不盛哉。既
而斬焉，衰絰讀禮山中，一再試於有司，有司微帚
棄之，說劍談兵，迄無左驗。疇嘗之把臂而稱相知。

者一旦棄不佞如遺跡焉詩人託意於谷風孝標
著論於絕交有旨哉靜言思之可謂於邑不佞深
維平生知己不變者三人縉紳之望則有張大司
馬竹墟司馬骨肉之親則有之文之三人者金石
比堅芝蘭同臭識管輅於累臣收孟明於囚師真
可謂歲寒松柏幽谷陽春即使大海變為桑田黃
河掬為衣帶逝川西注白日東沉豈可移其志哉
之文頃與不佞居年益老成見益高貴時能嘗子
文不佞每有所綴文未及成輒索讀之讀之惟恐

其易盡也當其得意則拊掌狂叫擊節咨嗟懷拍
拍然也不佞文豈能當人意至是之文愛永過耳
然而莊生之惠施伯牙之子期千載而下當不令
兩人者歎稱相知矣坐是吾兩人者如蟹與馱虛
然步武不可以相去不佞嘗有所綴而之文不及
注目之文不樂也乃不佞亦不樂也每坐齋中屬
藁會之文不在即無竒思無佳句已而之文適至
即得竒思得佳句嗟嗟此何以哉夫物常珍於罕
得而賤於所有餘常喜於偶遭而厭於所習見斯

恒物之大情也。夫珠玉之貴於瓦礫者，以瓦礫多而珠玉寡。藉令珠玉多於瓦礫，人弗貴之矣。鵠雖之貴於烏鳶者，以烏鳶常有而鵠不常有也。藉令鵠鵠常有如烏鳶，人弗貴之矣。故漢武帝讀相如賦，恨不得與此人同時。而班固作漢書，傳毅詆之為覆瓿。達觀古今，諒同斯揆矣。乃之文獨何見哉。而耽者鄙作臭味不殊。譬如啜吸金莖，飢食玉粒。足下之好，得無癖乎。晉楊惲為司馬，子長之甥。故其為文，豪宕踈爽。有子長風。今不佞於子長。

無能為役。而之文天姿秀發。是不難為憚也。他日以文章高視東海。是在之文矣。是在之文矣。則不佞之所拳拳於之文。又豈獨以相知之故哉。

報楊伯翼

讀足下江南曲。真漢聲矣。足下所謂盤空橫硬語。豪書生哉。昨與足下縱談千古於仲初樓中。乃歸途不覺失聲曰。楊大理乃有此兄。足下方領先鋒。旗鼓索戰詞場。氣磊磊盛也。僕則姑橐弓矢退舍。避足下銳氣。俟其氣稍安和。然後與足下對壘耳。

僕亦慕李山人甚是下有命明日出而走大雪中赴
山人

又

咄咄楊生才何太奇也僕居江南則奇楊生乃今
居都下則又奇楊生甚居江南有楊生楊生稱奇
爾乃今居都下無有楊生即奇不又甚乎總四方
奇士來集闕下豈不多賢至求如伯翼者輒無有
何也僕襪線之才亦辱都下諸君認見推轂謂屠
生才屠生惡乎才謂屠生猶亦令得見丞伯翼當

何以云不大驚辟易走乎僕昔時對諸君口足下
不置大江以南寧為生色夫大江以南靈怪之所
般舞也惡得無有楊生即無有楊生何以大江為
足下近作何狀足下搖筆海嶽輒鼓舞相摧余恐
波臣且訴足下上帝太橫哉僕居都下無狀日騎
馬懷刺出走道上出即勞苦不出即得過諸君歎
奈何萬里去舍其所適而從牛馬走中以為名高
顧安取名高且莫且及足下矣幸足下無姍矣乘
尊君而下安不汪長文入城不長文住山中附書

恐不能達不具云冗不及具幸為承謝汪君

與賀伯開

僕海以東鄙人也蓋未嘗知足下知足下以馮生
咄咄馮生奈何褻然絕多士而奔也彼王者顧安
所待雋始謂是適然尔洎讀其奏牘稍壘荒乎標
竒而出之也洎又其中則又多竒閱肆哉稱博
物君子矣禦兒港上寔生此人吳越霸氣之餘
也泱泱大風哉僕謂之物遂空如樵李之勝觀止矣
乃馮生不自賢數數然為僕私賀生不能住云僕

蹶躅之足尔尺尺寸寸董而得踏至如賀生八駿
者也以穆天子登遐而躡崑崙之上下脉大河不
承兩睫爾斯之謂神物若鄙人安所稱奇今天不
生賀生者鄙人則獸往矣僕殊不聞居無何馮生
出足下尺一僕讀之卒業輒爽然自失也亦幾失
馮生何物小兒雄快若是不圖越之東鄙兩見夫
夫今此西生並轡而駕中原將誰者前矣而且也
佐之鄙人鄙人即不佞無能為役令辱在偏裨猶
可領旗鼓負矢石而獸當一隊天下士馮軾以觀

吾東海當不復窺吾東海作何狀是以鄙人始而
驚已復沾沾喜也書辭多高自稱譽是絕類東方
先生殊伉爽可喜稱西方聖人語可謂開士至口
津津中豔一舉首者何故夫一舉首何足為足下
道僕謂取之物譬言若群兒之攫一搏黍之先而先
之後而後偶先得之偶後失之茲奚以馮也即亦
謂技有精與不壯夫奚取焉壯夫者方將上之乎
九天下之乎九地鼓鑄萬彙而禽獸六合操鉅矣
細何為乎而足下云云也且馮生曷以此重天下

曷以此重馮生重馮生以此者衆庶之見也及下
之取此物縱送間介足下佛也佛是無天地是無
天地盡是無萬物是無萬物盡安有天地萬物都
無而復有其一舉推斯以譚是下之於佛猶未乎
聞是下雅不善里中僮父此又何言彼隆隆起地
上者山嶽乎浩浩走八紘者江海乎皜皜捧出而
燭下土者日月乎此其為竒怪亦大矣而世人不
驚則習見也夜光之珠以暗投人於道或按劍而
相視則不習見也彼促速小夫惡嗜所謂廓落非

常者哉。今天下幸猶不乏魁壘之士，士稍稍鵲起，奮臂大呼，當必有千里響應者。馮生且乘順風矣。儋父當以馮生故而信足下，足下何有於儋父哉。足下正正奇奇，無所不可，而以奇服取叱於昔誠，可為足下稱寃。然此惡乎貶賀生下士，尊道大嘆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非虛語矣。願足下自信，無議改玉也。大丈夫知己，恃有海內二三奇傑，取若此曹幸，置不問，賀生以奇服擯於里中人，而屠生未嘗與有宿咎，驪乃復數千里寄聲足下，勞苦若平。

生足下知非皮相天假令賀生治治容飾繁聲而
奏諸時人之前昔人必喜屠生則却而不前之二
者孰賢哉頌足下自信方馮生衰然絕多士而奔
也聲名藉藉起都下都人士咸延頸頌得一當馮
生馮鄙人以不知故猶然掉臂也馮生以鄙人掉
臂也私計謂延頸者萬人不直屠生一眦矣一日
僕方有狗馬疾杜門謝客馮生乃排闥直入視僕
僕乃據林與語語意氣殊易馮生馮生乃稍稍吐
奇既而相與縱譚千古如倒囊而出物也僕則矍

然起曰吾幾失一馮生馮生寔已吾疾蓋自是始
為石交矣馮生奇士能知足下奇倘所謂臭味乎
彼悠悠者則又奚厚也僕入燕來思得一觀天下
奇士寥寥爾少當僕意者即如馮生指不能一二
屈而卓倪拓落之士往往散之四方無論西北即
如豕東南蓋多奇傑人執一麾自雄里社間安得
張彌天之網頓八紘而掩之盡致闕下令鄙人不
大落莫也然屠生亦行且以小吏交四方矣僕有
四方之役當得便道南將尋足下具區之上與足

下為十日飲酎酒波臣仰天大噉亦一快事幸是
下無鑿坏逃我

與余君房

君房足下管者先生之馬首東也僕與二三知己
送之都門相眎不能出一語蓋顏情殊不懽豈惟
僕與二三知己即白日亦為足下黯淡無色矣足
下雅好奇服峻絕而深湛無論六合蓋直以千百
歲擅長者一第何有而令摧顏若亦可謂有天乎
僕居都下都人士無間識不識往往為僕言君房

無恙以彼其才魁天下當有餘而顧不第者何僕
輒為之歎歎歎歎即鑰闈而入者亦無問識不識
往往為僕言君房作何狀又復見落落君房者今
不知為誰異物當前易愕貽失主余其無落夫夫
為天下口實矣余又為之歎歎歎歎君房命
則云何他人一不得志即泯泯命而先生獨今天
下竊竊然口之不置且天下不中豔諸得志之士
或置喙焉而歎勞苦一不得志者夫此其效可睹
也夫士博一第與博天下識不識之人之勞苦斯

二者孰賢哉足下蓋可用此自慰矣然此皆他人
為足下云爾足下何所不可謂有所不可足下不
胡盧豕乎僕居都下無狀且無能為而又且無可
為晨起第騎馬出走往候諸公間諸公間即往候
門者率不人馳去即不往候又得過話朝輒復然
日莫倦歸有亟命枕席臥亦給事大司馬省中殊
無所事事共諸君雜坐一室中候大司馬升堂出
揖揖罷復入坐室中長日無以為驩諸君則嘈嘈
益浪媒語亦旅進旅退如是而已此何以聞於足

下主上慎選文學侍從之臣不佞隆不得典不
得典箕仲且然何論不佞不佞居海以東昔聞人
言君房箕仲兩君今居長安豈不多賢乃人言亦
未有出君房箕仲兩君者難之乎其為才矣足下
東還作何狀秋冬間得就一官東尋足下湖上為
十日飲良足愉快而徒日僕僕牛馬忝中山靈咲
人哉田林書來甚督過僕僕寔不佞以勤田林幸
為承謝之人

與田林

章君來汙足下尺一具見款款之忠不佞自謂廓
落無他腸抱璞直以遊於世譬如不繫之舟汎汎
澤中任其所之故當前未嘗一經意想無論善
敗滂而為之何者為善何者為敗之善而善矣之
敗而敗矣日中所為至莫有命枕席沉沉臥介詰
朝復然苟無甚大利害即有甚大利害皆或都忘
之矣思慮為勞多愁則苦益心無思而且也不任
于思無愁而且也不任於愁不佞之心之混混沌
沌猶若未嘗剖判矣惟不樂行其心之所不忍以

是為自造不佞數奉教於君子其罔敢二三其德
以取大戾是下所知也惟不能小庶曲謹以沽鄉
曲之譽計生平所操務將疇為足以取名疇為足
以敗名又都忘之矣又雅不善典昔淳湛憎喜自
如轉喉觸忌黑白太明滅否太別當其得意口津
津有味其言即直鉤在前曲鉤在後僕亦惡觀其
然方言脫於口而其中已忘人方結念若鐫在金
石而僕固已舍然久矣乃今分世不為不浚世務
紛如蚰毛多所盤戾蹶而復書將遂謙改玉而踈

畧成性迄不能懲熱羨而吹壘嗟嗟夫人之心拓
落無城府一至此可謂至愚極陋世奈何求多於
愚人哉居都下勉為周慎坐閉關人益畫地而守
之三緘其口矣際通聞問惟豕二三知己不敢令
門者妄通一人以是城守庶幾免乎惟田耕以為
何如余寔不佞以勤田赤藥石之言敢蔑大惠

與沈長孺

都門一別至今猶懷惘惘然僕之與足下猶張弓
乎僕引弱弓一發而盡至其救也不能穿鼻縋足

下開萬石之弓引滿不發發則穿七札飲羽伏虎
洞向連腋百步之外無留行美足下東作何狀大
江之上大湖之濱事事適也僕今在牛馬走中風
塵作苦方落拓不第昔世人多勞苦屠生乃屠生
方載管抱魄此心自放於丘壑間殊無顛顛可憐
之色及幸叨此一第居長安日負羈繼從諸君馳
道上頻仰人看捷將降心諧俗僕有不能昔而厚
自墨守已忽忘之矣將循故步而行動多蹠蓋利
害之所錯而憂懼之所併如行閣道下九折坂而

臨百丈之溪獸奈何無慮廩也又苦炊玉而然桂
長安信羨不可以久居矣足下無徒謂僕虛語且
莫且及足下當有味余言哉秋冬倘得就一小吏
東尋足下山中把臂一笑亦大是快事家有老母
方資升斗為朝夕甘毳計且又苦無買山之資須
暫為吏隱然後惟所適亦急流勇退僕能為之譚
何太早取謂未卯而求肯夜者也足下許之否

與馮開之小牘八條

足下得楚詞不自私幸惠與僕共之僕便當為足

下邊西山落日一倚醉爾足下無日不過僕詰朝
就館試便杜門理舊業邪此足下家物何為自苦
疇管足下云宦情太薄欲早尋僕西湖之上僕信
人也且先至湖濱俟子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詰朝一會肩元孚下右武及楚瞿君梅君二人皆
豪士也斷足下過同敘適造瞿君大似恂恂謹厚
其兒子亦美秀而文明日之會并邀其兒子才十
一二歲耳無論奇文即作字亦不凡英物哉夜來
作錦帳文又殊自喜起舞蓋愴恍如見物矣

早起任祭伍君丈稍自得意自取讀之令乘懷拍
拍然始傷乎悲哉已復稱達人語輒復大快矣得
意可知也丈之工不工取不敢知亦一時竒興幸
足下急過賞也

昨過從足下甚善乃不幸遭僮父作灌仲孺使酒
罵座令人意邑邑不懽願安得與足下據胡牀譚
噱又安得長策揮俗客於門令吾兩人勿傷雅道
也嗟嗟人奈何能無此遭哉大史占僕疲來流亭
入度足下豈亦有是邪當騎過足下閉門下據復

取一九泥封戶抵掌作嘉話何如來諭已悉拜命
之辱

午前自兵部引堂回正欲邀足下適天大雨大水
從街衢溢入室中至深三尺如泛家浮宅然弟有
據牀第耳以此不浔如約弟豈真蛟龍邪何為水
中居足下當採大筏急濟乘牀上艸艸

為陳郎作老燭菡七絕寄意類深幸足下過讀之
今夕何夕客中多懷足下可乘晚涼來共坐嘉對
軒觀天孫渡河僕當為長安七夕菡鬪之也甚望

甚望

宿負奉償伍金如鑿寄故府緩急或再有請須今日預為地介一咲屠長卿日乞米長安如此僕或者曷倩後身和

不佞南知道出涿鹿曠哉黃沙莽莽天何高乎鉅野千里回望宮闕迥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昔也氣結臨風不能長語廿九日隆頓首勒狀無他言

上座王先生啓

青陽布令群芳會氣於木公白帝乘秋萬寶告成

於金母吐納靈潮屬神龍之變化酌量元氣在斗
極之平衡大鵬鼓垂天之翼必偕力於風雲八駿
騁逐電之跡亦取資於銜轡都人士之意氣鴟張
寧逃主者子大夫之文章鵲起爾何能為彼鎖棘
闌而入實驅司命而來矣造化於筆端片言寵辱
握星辰於掌上萬里升沉之玉之石一顧盼而已
今為龍為蛇不斯須而遂定揚之則昂藏於霄漢
抑之則淪落於泥塗似此鈎衡之司可忘水木之
自恭惟太宗師老先生東海鉅儒南宮清德石帆

秦望競秀於會稽玉簡金書探奇於禹穴碑枕蘭
亭墨妙右軍之筆波涵鏡水文馳賀監之鰲甘泉
扈從賦擬凌雲天祿校讐皇臨太乙暫遣侍從之
班來况掄材之地目分蒼素口辯淄澠身登泰岱
望匹練於吳門劍落豐城指漢龍於牛斗象罔之
求玄珠太契詎離朱之迹伯樂之相神馬觀存亡
滅沒之機九州土廣設天網以詭賢六幕塵清頓
入絃而掩雋謂梁棟奇材不見遺於寸朽是以虫
魚薄技得自奏於大方提之汨沒起迹羊豕之間

出之風塵共赴雲龍之會是太宗師有大造於諸
生也雖甚盛德後以加諸何以報之如彼罔極爰
治具於庖人敬申燕喜用徵寵於執事旣叙雅懷
伏惟大君子不鄙夷諸生惠然臨况不勝允榮歡
忭之至

與沈君典諸子

一別足下遂作勞人東還內戒行李外接賓客終
日馳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得休去冬十一月初
四日始得奉老母涉潁又執掌可知也坐是久缺

脩問承心殊勞頓故自小邑不謂又彫救不可言
延城廣袤三里寡諾數家一區鎮與縣官雜治軍
三倍於民城中所官專制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
所鎮定人至騎馬與縣官爭道其家之瓦覆而崇
墻者問之皆千夫長百夫長家編民僅僅七室草
屋泥垣蔽風雨而已城外塊然荒土如掌大景於
何有惟枯楊數株霜雪玲瓏然如玉尅可為娛玩
蓋東折而入於壽州北折而入於潁州此蓋潁壽
間一村諾東北亦潁壽二州治稍遠故別置一縣

治漢稱黃霸所治潁川及灌夫家潁川者今河南
汝州非潁上也唐宋所稱潁川為歐蘇宦遊處者
即今潁州太潁上尚百數十里而遙蓋北不近箕
潁東不近濠梁淮泗而自為一村所謂塊然荒土
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羨矣史稱管仲潁上人今潁
上有管仲墩然改晉仲墓在山東舊誌所稱諒不
誣或相齊後遂家山東死即葬山東爾然潁上舊
未有管子祠潁人之不好事如此哉邑小而民貧
征求作苦民日以不堪又界潁壽間為汴泗孔道

車蓋供億不絕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蒞
任蒞任之日緋衣皂蓋逍遙乎須臾即衣故敝衣
出城馳數十里扶伏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
使人蒐銷村落數家舊猶不失本業且俗饑香無
華足備饘粥近歲為大水蕩析民以縣罄又土燥
不宜秔稻蔬菜並胥豆麥鷄豚四種鷄豚文味瘠
薄不可食不佞今下車禁鷄豚一無所市日麥飯
一匙而啖乾葫蘆官舍頽垣敗甍大風灌室號嘯
不止老母苦寒夜起不佞手藝蘆葦細君進湯汁

土風誠然淳朴不復知官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
為諸君長安握掌之資不佞下車之日舊令舉公
燕燕不佞堂上盡召城中千夫長百夫長及數輩
龍鍾而皤然者為鄉老博士及故縣尉丞州司馬
至有頂儒巾而青袍者稱故上舍皆與不佞南面
分席而坐堂上惟舊令下坐稱主人縣官不知所
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不佞舉公燕酌舊令諸
君復來不佞方與舊令為交盤日夕不歸休命從
人治酒賓館款客盡徹門者爐火遮燎佐客驩又

時時遣人謝過諸君至二鼓醉飽盡驩遂相與約
無待公燕奈何以交盤故慢客私開縣門不告而
去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子謝過也不佞今遭人
無短長惟罄折而又善謝過時謂屠長卿終駸駸
人哉然於行公法則不敢尔矣此大都猶其小小
者其最不可為者城臨大河河廣十丈深二丈許
先是太城垣猶稍遠歲遭大水壞堤水漸迫城下
今去城僅二尺許今年三月春水首至或夏秋間
淫潦則城垣不復可保民其魚乎奚官之為也危

在旦夕方備築河堤邑無一木一石取木石當於
壽州二百里外度支盈萬金邑中一無所出而日
奉上司之督責甚棘前官業已脫走今至不佞將
安所逃不佞雖日徭焦勞最亦小邑寡諾數家計
無所出今方出廬外舍與土人多方區畫盡出縣
治之瓦石以羨倡百姓家僭一石諸州屋泥垣又
苦無石則取敗石伐枯楊不佞方且身帶鞵與土
人同操釜鍾列在負擔日遠行百里而夜令人從
門外報太夫人以無恙百姓見不佞忠誠人人勸

也嗟乎疇昔擢管清言屠生令一至此哉不佞以
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師忝歲間闕抵家
又間關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寧又忝壽州忝
中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揚州調上官而歸遂與此
役迄今形容枯槁手足胼胝又為風雪所侵蝕鬢
髮種種作枯松狀雙耳鞞黑如木菌鼻促縮而善
涕眵方遮謁上官踟躕無奈涕何益不復棄肯白
誓楚楚屠生天乎其以承為肯疲也誰令聽之故
人良苦始謂數字所寄相思不意臨書遂不能止

勉旃先生努力霄漢

典孫太史

抵任兩月奉職亡狀惟勉強勤思治理不敢即安
愆官以賄敗一錢不敢入私囊愆竊情失職朝夕
兀兀至盡廢筆研愆因圖積寃除重犯不敢濫囚
一夫又日間獄囚饑寒困苦狀而燠休之有盜遣
徒道亡縣囚其婦幾二載饑病委頓冬月單衣救
盡者隆廉得其狀給典衣食亡徒感泣自縛來歸
蓋二年逃不得自来歸羨而刑之不可則為請於

當道得奉減先是民貧若吏苛又苦征歛急則皆
亡公隆先撫字而後催科又盡去銖銜非正額秋
毫無取又審稽戶口四畝實數丁死亡盡者產歸
他人者地瘠薄者富橫隱漏者悉犁正之民稍稍
來歸告復業者今且委積車下日以百什計矣恩
閭閻隱痛不得上聳每出停車按轡聽受人言黃
稚滿車前後數人對簿務令人各盡言無說迺已
已即刑而有言亦輟令聽之聽之而無說迺已神
解未至務沉澗而盡下情庶幾無冤想訟煩長刁

風發在息爭訟而講解即大事弗問講解縱舍者
什之八九麗法者多一二萬萬不汗已爾其罹法
而可以理論者不敢盡法也有母告兒子不孝毆
母者召一二鄉父老會問隆反復諭以天性至情
語至移晷薄責兒子兒子號救母母前相持泣隆
泣鄉父老亦泣堂上下無弗泣者而後令鄉父老
領之去日教督之今以孝聞山西賈人持帛貨縣
中縣逋唐貨二百金以十餘家訟縣至隆前十餘
人都無券皆如賈人言亡一人欺隆者隆感其美

悉放免無所拘繫聽其償贖人且謂贖此曹無庸
繫亡不償若所不償若者予則代償果出而盡償
賈亡一負者所出入人出者稱謝入者亦稱謝隆
不知所出心殊自喜惟終不能事上官佐繞指柔
平日又如捐日月而行世人皆好煩苛而隆尚寬
大世人皆以歛先入者為賢而獨後催科諸所謂
民便者多不探上喜怒而徑移文上所罪有絕可
怜者隆多白免之有賣兒子贖罪者隆立釋之而
後以聞其所謂以德化民近迂濶又似喬俗為名

高其不賄又近好名不能媿阿取媚上官又似誕
謬其勇於興革又似見所長先是各州縣皆卑頓
上頓上齊民多不關白本縣而赴愬他州縣他州
縣亦不關白本縣而徑執我民人太前官屈體說
隨踴躍自保至奸偽勿與乘機竊美魚肉元元援
豕四境隆悉取而法之鄰封不謂隆持法紀而以
為好上人先是監司人至縣捉吏堂上械擊評詈
遞辱縣官隆在事一切呵止門外不得入入公文
督府舍人過入據御史臺南面毆卒隆召而遮責

之其人讎過良父乃已由此言之下民即德隆隆
無以託於世咄矣雖然隆何求哉嗟嗟江淮以北
荒土千里人烟消踈流移滿眼婦子不保監司雲
列文移星馳簿書山積徵令急於絞繩汰吏猛於
虜扁推輸折於秋毫供應疾於湯泉言及拊循衆
皆日咲共以為妖奈何官為故人知豕敢布腹心
子當云何因風寄我河工告成矣不費官錢一文
而萬金之後成不旬日黔首驩然父老咸謂非明
府營三十年不成自古役以民力又以民財而無

怨聲者為難隆德薄無以致此此迨徼天幸而或
其民醇之效欺誅生者賴上人雅有文行以貢上
京師幸僭顏色不佞所以治賴上誅生或能道一
二笑會言天下大計不及相思

與張長公諸君

渡淮來吏事勞人風塵作苦一城斗大土瘠民貧
編戶十九里多流移人誅茅小結先是邑有厓千
夫長百夫長耳膏田盡折入屯崇墉瓦屋為富人
居者多軍伍齊民艸屋斗粟外無長物俗織書而

鄙好訟善逃監司乘傳過邑見居人多瓦屋往謂
賴於河壯稍殷富歲增額征又多代他邑辦賦入
名為協濟民重不堪又介賴壽二大州間車徒供
億上與二州等當汴泗孔道冠蓋相望也一道賴
壽至下邑下邑何能望二大州易以得罪民又重
不堪隆世情故踈雅不問於吏事奉職無狀足下
試問隆何以治賴隆則爲置對矣顧獨好黃霸寬
和惡覩寬理哉才智既不先人諸禁禁者率不更
練乃務深湛而盡下情久之百姓稍安其拙東門

之役度支萬金矣隆以其款款之愚風百姓不煩
官錢一錢旬日而河工告成事此非可以智計取
則或其拙之效也故翫麟有聲厚自貶損令卑令
江北更復卑乘傳過者無論屬不屬咸罄折作進
叅不佞即進叅他即倅州大夫過無論屬不屬咸
扶伏郊迎不佞即扶伏郊迎千夫長百夫長及監
司從事皆得典令南面分席坐不佞即典南面分
席坐平生屠長卿勉為共謹太過政得與他人等
尔馮生書來云足下龍也能乘雲不能伏爪鳥觀

龍哉龍則安能其此為尺蠖耶嗟嗟予不負令而
令負予出典吏胥伍入漏下四五鼓猶手續倦稍
隱几支離癰腫體中日癯且舊業長置篋笥中携
圖書數卷渡江不復注目又何敢對客譚文章家
也遵巫馬戴星之途即奚暇自託於鳴琴之致哉
藉令入而鳴琴出遭官長嫖罵致安在耶嗟嗟屠
生苦令令苦屠生偉哉造物窺井而自託矣足下
栖遲海曲望之欲僂疲來夢坐流波館典足下把
琰蓋殊自豪也諸公多當出佐大丈夫氣奈何屠

生獸兒女子向人長袖善舞以此取憐羞諸公可
為長慨

典沈君典三首

世人相別多作兒女子悲道上握手數行下蘇李
河梁之情何其愴也管人有言黯然銷魂維別而
已足下殊不知居都下足下之於僕用情至矣獸
不用情於別沈其仲馮開之周元孚孫以德二三
兄弟臨行握僕手惆悵歎歎邑邑不能出一語謂
僕且行至不忍復過僕故居追憶此肯天地為僕

二三兄弟慘然無色是下耻之獸奮起去不顧烈士悲心即不可謂二三兄弟非夫而是下方竟起去不顧乃真有英雄之氣哉是下方落第時走九邊觀營壘與健兒戍卒臥沙場之上可謂氣雄萬夫又好結交海內豪傑重然諾故意氣傑東歸與諸故人談是下則莫不灑然以起此豈可以兒女子仁望是下哉王上舍來得老母壽敘不獸文字高朗通家兄弟之好具見款款向也吾見是下之面乃今知是下之心矣僕自別是下東馳馳甚苦

始足下勸僕棄太吏事位京兆博士甚力僕不從
乃今悔之足下故逆見僕今日矣自今而往所為
穎上不善者何以謝足下僕滋慙矣足下居長安
與諸君子高步闊睥睨一世馭僕風塵下走而
有黷色心多俗腸命也如何脊之達者臣臂鼠肝
無所不可僕安能以此置芥蒂胸中臣與足下道
此者明僕猶能知虫情非僕至意也十一月初四
日離家之頓上奉老母及携細君以行行北漸寒
老母苦寒幸康彊無恙無慮故人小子何知何以

為吏令屠生吏是尸祝代庖人也足下用世之才
何以教之僕在下風敬誼嘉猷閱邸報知周元孚
上書一節可為吾道生色第以不見全疏為恨家
師劉見嵩先生亮已入京向託足下寄謝知不忘
此言

都門把臂眷焉傷離嚴霜載零玄雲四馳天寒以
風白日為速僕也壯士能無破顏子惠好豕為我
收涕事在昨日茲易歲乎思疇昔作吏行李戒途
子與箕仲元孚以德開之二三兄弟勞豕良若款

留拳拳中夜徬徨相視永歎北斗闌干同袍之情
可謂篤至僕不能從命也子應天路我行畏途九
月去國十月渡淮仲冬始奉老母涉艱簿書山積
吏事川湧折腰而趨公府佷眉以見上官扶伏道
左望塵遙拜屏息車下不敢出聲泥沙在衣風塵
掬面丈夫之氣摧頽盡矣且欲行寬大則牽於深
文議息肩則苦於督責強項者為傲吏繞指者為
通人逢迎者為忠厚砥志者為沽名尚鷲悍者為
幹敏行古道者為迂闊俯仰高厚常古踟躕平居

邑邑黯乎不歡臨風念子中心若結謂足下奮翼
霄漢優遊清華方且立交戰之下侍承明之廡奏
凌雲之賦扈甘泉之駕僊僊乎虎觀石渠服焉天
上而乃二夕以告聞矣夫寵靈息澤人情所籍足
下當鵲起之穉遭龍變之會順風而呼乘岬振響
逍遙崋月公輔可立致也何為浮意自若居寵不
樂閉門下榭有如窮愁懷賈生之憂抱劉向之憤
脫屣富貴榮華秋毫語云高臺悲風烈士悲心足
下不能脂膏突梯坐取尊官上炷九族下媚妻子

此如皦日鬼神所知矣方足下不得志昔固嘗走
九邊臨大漠握將帥觀壁壘履黃沙之上臥霜月
之下歸而招置賓客結納豪傑家散千金日食萬
錢意氣於世無雙及衰然舉昔晉登華秩顧反噓
噓溫厚折節下人憐瞿子於困窮投屠生於稠伍
十言稍合輒布腹心洞觀始終高朗粹白何者非
雄豪丈夫之致哉即彼榮華視於何有而能依阿
取憐坐獵高貴曩僕固知足下必有今日矣若神
龍可繫安名為神足下今狀元及第名在清班朝

而煙霄莫而林壑明星有爛卿雲在天四方誦羨
士林動色用匡 皇國允我同袍豈不雄快何必
旦夕公輔闖茸通顯然後為得意耶故人相知以
賀不以言僕今辱在下忝事多牽制殊不快心而
猶躑躅一官眷戀五斗由足下言之奚翅腐鼠之
與鶴雞哉足下今歸且高臥落敬亭之雲醉呼李
白誦澄江之句長揖玄暉僕且又視足下於天上
矣僕愿足下益自愛方今 聖明在上雲龍既遘
魚水自投無令泉石情深烟霞成癖何必巢許即

如姬孔不可謂非人豪譏毗青山終非鄉家物也
東望故人大江間之再拜使者神與書往

屠隆拜書君典足下足下今歸矣何不樂矣身輕
如蟬翼而名重於九鼎足下以彼其才令小貶損
不數年可鴻漸台司不然歲食大官紆徐清華無
所不可豈其十年流落從數千里躡筇擔簦登京
師上書見稱為子大夫留直金馬居京師甫一歲
而飄飄然告歸豈人情哉海內寮廓之士謂沈郎
心慕雲壑志輕圭組譬如高鴻不受罟羅終絕四

海也玄暉李白攜手同車矣夸毗之子又謂足下
英雄紗機權包絡寰宇鼓弄豪雋既已得清華之
班又趯然遠舉為名高雷動六合也取下者咄嗟
沈狀元寵靈天子被息澤不乘昔獵等要路津上
報國息下允九族以為交遊榮施獸何苦朝見天
子莫戒行李見彈求鴉炙未卵求豸疫也斯三者
咸遠於名實矣何足以知沈即沈即居交戟之下
為天子補袞職入直扈從奏詩賦揚大雅此豈不
亦華陽洞天閭風縣圃哉何必尋青山僊遊即子

房功成掉臂而後從赤松子尔沈郎言何太早也
夫足下以一歸為名高有如不歸沈郎之名寧卑
乎鳴士鉅儒遭音揚聲上可變龍下猶不失歲星
金馬即榮名寧出山林枯槁下哉而汲汲以引决
為名高也乘時登要路津勉並功名寧獨世人足
下愿之矣憂時眷王感深哉獨邑邑誰語不得已
而託獨往之迹廟堂不可取之而山林斯足下之
操也故曰一者咸遠於名實矣推斯以譚足下今
雖歸青山暫與漁父伍不樂也雖然何不樂也足

下僊品者也進而漣娑乎即玉堂金馬甘泉長楊
亦洞天也退而漣娑乎即天台金庭丹山赤水亦
洞天也何不樂也計歸來乎山中凌陽白龍槩高
頰鯉揮手而招足下箴灸狂歌聲出天地之外也
歌尔故人苦為令然爾故人亦有以自遣不以其
取苦而易其所樂取居淮泗籛鏗伯陽蒙周八公
咸在焉昔時夢寐神遊即簿書旁午中奚而不灑
灑也管人大隱多在下吏僕勾漏令也丹砂不日
且就就且遺子數丸也河上碑文辱見許今業已

劉碑幸即示公人僕自製碑文一昔并河工告成
申文一昔附覽楚天吳對無限相思儻能過豕顛
上乎日夜遲之隆白

由拳集卷之十三終